

廣

豐去盪

異

編

唐詩異編卷之十

印月軒主人彙次

情感部二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入學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自許金氏生贈翠翠詩曰十二欄杆七寶臺春風隨處豔陽開象桃樹西園柳何不移來一處栽翠翠和之曰平生每恨英臺懷抱何為不早開我願東君動用意早移花樹

裁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父母為其議親輒悲泣不
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西家金定妻已許之矣若不
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而聽焉遂止
日結婚九幣帛之類羔雁之屬皆女家自備迎壻入門二
人相見喜可知矣是夕翠翠於枕畔作臨江仙一闕贈生
曰曾向書窓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
濡蝴蝶粉身惹麝香塵帶雨充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
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邀生繼和生
遂次韻曰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
陵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海誓山盟心已許幾番淺

笑深嚙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外有誰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游綠水未足以喻也未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淮東諸郡翠為其部下將李將軍者所掠至正末士誠納款元朝願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李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願求其妻星霜屢移囊索又竭然而此心終不少阻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威焰隆赫生佇立門墻躊躇窺向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今而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耳非有他也聞者曰然則汝

名姓妹年貌若干吾得一聞以審其虛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也年二十餘識字善為詩性又慧巧本使寵之專房汝言信不虛吾將告之於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走入告須臾令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其由將軍武人也信而不疑即命內監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一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不能措一詞但悲傷哽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疲倦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

其服之并以幃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館令坐處焉望
日謂生曰汝妹既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
儒為業以書為本九六經群史諸子百家涉獵盡矣又何
疑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崛起今方見用於時趨
附者衆賓客迎門無人延叙書啟盈案無人裁答汝便處
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明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
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應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
其意將軍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而生之來此本為求
訪其妻而自顧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遠內外頗
嚴但欲一達其意而終無間可乘在幕數月時及授衣

風夕起白露為霜生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花移入玉欄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
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霧閣雲
煙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詩成題於片紙拆布衣之領
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之曰天道已寒吾衣甚薄
望持入付於吾妹令其拆而縫紉之將以禦寒耳小豎如
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
為一詩亦縫於衣領之內付出還生詩曰一自鄉關動戰
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難斷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音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綠珠碧玉心中事今

口誰知也到僕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但愈

抑鬱遂成沉疾翠翠聞之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
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紫雲滿
眶長吁一聲奄然死於其手將軍憐之坐於道場山麓
翠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異時衾席行及一月一
旦告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郡舉眼無親
止有一兄今又死矣病必不能起乞埋骨兄側使黃泉之
下庶有依託不至作他鄉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
志竟附葬於生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避寇
遷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道由湖州過道場山下

華屋數間槐柳扶疎翠翠與金生並肩而立於門遽呼之
入問父母存亡及鄉井舊事因留之宿明早以一啟與之
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貨舟訪焉至道場山下向日相遇
留宿之處則荒煙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華屋乃東
西兩墳耳時日已暮因宿於墳下三更後忽見翠翠與金
生非於前悲啼宛轉父驚而撫問之翠翠乃具述其始末
曰往者亂起蕭牆禍生衽席不能效竇氏女之死乃致為
沙陀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
狙獍之下材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憐息國不言之
婦叫九關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蒙遠

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夫婦之義而終遂不通彼
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繼殞欲求附葬遂得同歸大畧如
斯微言莫盡言畢因抱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
明以牲酒奠於墓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往來者指為金
翠墓云

唐肅手記

唐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輒之後隱居滑州
渭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
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
哀毀過禮肅嘗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渭南莊開元

八年阻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
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
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阻悲
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渭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
悲長筆粒樓泣鏡臺獨悲觀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
感髮髯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
改冥冥委荒丘陽原歌雄靈陰壑悼藏舟清夜粧臺月空
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胆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
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距驚惻覺有異乃祝之
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叙也勿以幽冥礙宿

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郎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虛亦
眞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存記念是以此
夕與君相聞暍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叙然
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荅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
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暍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
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
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暍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
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荅曰被娘子請
來會看阿美阿美即暍之亡女也暍又惻然須臾命燈
立於階阼之北暍趨前泣而拜妻荅拜暍乃執手叙以

生亦亦流涕謂叵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叵乃命家人刈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生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為貴君可先生叵即如言笑謂叵曰君情既不易乎生然聞君已而婚新故有間乎叵甚悲作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乎善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叵曰必定矣又問佛拜宿因不謬乎叵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孰非叵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

化其道大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為累
眈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真中珍羞亦備唯無漿
水粥耳眈即命備之既至索別器推之而食向口如盡及
撤之粥宛然在眈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
是舊人不同群小謂眈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眈方記
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眈多不識問呼名字乃是眈從京
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君所與者乃
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銀鏤合子
於堂屋西北斗拱中無人知處眈取果得又曰豈不欲
美娘乎今已成長眈曰美娘亡時極裸地下豈受歲乎

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暍撫之而泣妻曰莫抱
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暍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
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荅曰在舅姑之左右
暍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荅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
皆有所錄杳不聞形骸也君何不念夢中安能記其身也
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
之則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縞繆夜深暍曰同穴不遠
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
此言也暍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荅曰死生同流貞
邪各異且兒亡堂上徵尊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

明道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晁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晁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為言，中心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鬼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晁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晁訣別。晁脩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若同。晁問此香何方得？荅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

手曰何時再見荅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暉為念
荅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
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日黃昏
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
君自愛言訖遂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減舉家皆見暉手
記如此

劉立

劉立者為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弱質
託附君子深蒙愛重將謂琴瑟之和終以偕老何期一旦
捨君長逝嗚咽涕泗不能自勝立曰卿素無疾恙何得如

此妻言後數日沉困精思恍惚自度必不濟矣且以小女
美美為託又謂立曰他日美美成長望君留之三二年其
夕楊氏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即
立之表夫也立往詣之崔待之亦厚念其貧令宿幕致書
於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某者邀立往郭外看花及期而
縣令有故不克同往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三二里見
一杏園花盛發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
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竊立又行百許步乃至趙長官宅入
門見人物匆遽若有驚急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
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

耳語趙起入內如是數四又聞趙公嗟嘆之聲乃問立曰君某年某月為長葛尉乎曰然婚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有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也趙愈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可十五六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拜而出莫知其由立亦訝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若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歎歎久之須臾縣令亦至衆客具集趙具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

成壻而美美長於母二歲矣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妖冶自若頰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但為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生為門吏長直君雖貧

賤而容色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纔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誌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時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廿六君即為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無間幸存思覺慎勿它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乃悲泣而去它年果為夫婦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安韶英逸伯氏虞部有女妓
寵豔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志繫心綠館院各別種種礙隔
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
次逢青巾短袍擔簦以乘籃者熟視起曰卽君幸值貧道
否則危矣起因詰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
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笑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纏縷司
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風綠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
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歡偷期之秘仙凡
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卽為子囑之臨去籃中取
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

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疾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視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請阿妻其姪姑固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白日劫熱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由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詣

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語阿
及入戶即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
感靈神為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遂誓心不嫁
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為妻
焉

南徐士人

宋少帝時南徐有一士子從華山往雲陽見客舍中有一
女子年可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成心疾母問其故具以故
母母往至華山雲陽尋見女子具說之女聞感之因脫衣
膝令母密藏於席下卧之當愈數日果差忽舉席見藏

持而泣之氣欲絕謂母曰塋時從華山過母說其言比至
女門牛打不行且待須臾女遊點沐浴竟而出歌曰華山
畿君既為僕死獨活為誰施君若見葬時棺木為僕開喜
訖棺木忽開女遂透棺中因為合塋人咸異之呼曰神士
塚

河間男子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子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
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
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
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汝妻已死天下其

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
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
生在常理之外非可以常法裁斷因以還開塚者

吳淑姬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醜面玉簪墜地
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
則嫁居父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
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故倉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
結為夫婦焉後嫁子治優於內治里中稱之子治杜蘅
陵太守

蘭

太曼生傳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吉
州還剛傲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於委巷屋雖數
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疎花柳間植有濠濮間想
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鬟導一女即年可
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逡巡避之女見生
風神俊爽日間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迴眸轉盼百倍
撩人生自是神爽飛越讀書之念頓灰越旬餘復於園內
遇向者雙鬟因殷勤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鬟曰女郎
時年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

能為一違否髮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某當為作寄書
郵耳生遂賦一絕云春園花事闌芳菲萬綠叢中見萬莖
自媿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
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
聯翩展畫衣自媿一雙蓮步闌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媿
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攜書於別
業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
倍相狎昵因贈生玉玦半規紫羅囊一枚生賦詩云數聲
殘漏滿簾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剖贈半規蒼玉玦分將
合紫羅囊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裡粧一枕遊仙

終是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來女常
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
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倚恨隔牆
空聽讀書聲踰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永絕焉然
詩札往來歲猶一二至越數載生舉官薦戒行有日女寄
書以通殷勤生賦柳稍青一闕別之鶯語聲吞蛾眉黛感
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閣夜赤日滿離樽羅衣空濕啼痕
腸斷處秋風暮鴉渺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溫存後隔數
歲女因念生得瘵疾卧床日夕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乃
託為醫以診脉進女見生咽不能出一語揮涕如求訣狀遂

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慟而卒生哭之以詩曰玉殞珠
沈思悄然明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蛺蝶花樓下記刺鴛鴦
繡幙前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膽似非煙朱顏皓齒歸
黃土脉脉空尋再世緣不數日而生亦卒再世緣若為之
識焉

烏山幽會記

林生子真讀書烏石山房往返里巷間有一姝素服澹粧
倚門露半面曰徐徐行誰氏郎君耶林愕然大驚且口噤
猝無可語行道之人復沓至目招而過之陽顧侍兒言它
事侍兒心知微指志其居歸令覆往通殷勤因訪隣媪知

為張壁娘張壁娘者良家女也于歸丰成夫亡壁娘老麗
豔美妖冶動人里中少年聞其新寡競委幣焉張皆不受
獨為從力窺林心悅而好恐不得當也張所居後即山山
上折而數十武即林讀書處張即期以旦日踏青來會當
是時載酒遊者趾相錯也張出適與諸遊者會諸遊者薄
而觀之林亦混其中各自引無不交一語而歸林辭謝不
自得乃賦詩云秋波頻轉暫檀郎脉脉低回暗斷腸只為
傍人羞不語縞衣縹緲但聞香衣所居拉樓之上又有複
閣枕山麓其內先見林遣侍兒至張所張陰教置之是夕
張使侍婢引林匿複閣中夜靜張篝燈至遂為長夜之歡

平明林從山麓出如是我者累月而張亦時詣林讀書山房譖浪綢繆無所不至無何林移家臨汀就父公署臨別之夕不復自言其前但與張極歡痛飲而已明日登車徑去父之張始知林去遠忽忽若有亡又以林去不為一言輕負其德感想懊恨遂成沉疴因為詩一章以寄林云黃消鶯子翠消鴉筆拂層波帳九華裙帛褪來腰束素釧金鬆畫臂纏紗牀前弱態眠新柳枕上迴鬟壓落花不信登塙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林得詩始知張病惟日飲泣而已因覓入會城者附書問起居且與為約而張於數日前死矣使者歸言其狀林失聲投地幾不自勝因作悼

四絕云有客何來自越城聞君去伴董復成相期憶在
池會不向人開哭一聲去歲飲君金屈卮桃花人面
宜於今花在人何處腸斷魂銷是此時浦岳何須賦悼亡
人間無驗返魂香更憐三載窮途淚猶灑秋風一萬行共
知月缺有時圓雨落無由得上天昔是生離今死別悠悠
此會定何年明年林自臨汀歸閣遠巡過張所居塵網
樓燕鳴故壘而張已埋玉西郊矣林自是不復讀書舊館
後賦感舊詩二章曰落梅到地夜無聲慊挂空塔碎月明
徙倚朱闌人不見雙懸清淚聽寒更梅花歷落恁愁何夢
裏朱樓掩淚過記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壁娘

素善音而尤善吹簫仕誥林書房曾倚梅三弄故林詩及之云

雙鴛塚志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同里戴貴共學館於戴之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錄澄匝旬猶未卒業而貴五日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余友弟伯璘素閑翰墨為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弟不敢白之父母耳一日適其它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顏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西軒情不自禁乃題一詩於團扇之上云目似秋波髮

雲繡蕙深處見紅裙東風嫋嫋吹香氣夢裡猶聞百和
女有侍兒名壽娘者頗亦解事值以他故之西軒而見
所題之扇因攜以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有在也乃密
賦古風一章命壽娘以寄生云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為主
欲結苴芻帶緣嚴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
荷目成愁緒千萬縷咫尺隔重簾脉脉不得語願君盟勿
渝蚤諧鸞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
無間晨夕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鷄鳴而別且訂
偕老之期生因賦詩云四鄰歌吹玉缸紅始信藍橋有路
通無賴汝南鷄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女亦有詩云風透

紗窓月影寒，長雲撩亂，晚粧殘。胸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班踪跡，由是益密，家人莫之覺也。中秋之夕，生復會女於繡房，枕席綢繆，極其款曲，漏下四鼓，甫畢餘歡，而貴之家奴，貴郎陰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急奔出，不謂觸斧，遽頹。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屍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悼，檢其篋，得詩數十首，皆情至之語，不忍讀。竟焚之。女兒貴素與生深交，議為合葬，因殯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鶯塚。云時有文士吳子明為之銘曰：壁碎珠沉，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期共穴。塚上鶯鶯，魂為蝴蝶。華山巖英，臺墓連理。枝合歡樹，古有之。

再遇時正德三年事也

始始傳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嘗登泰山
觀日出夜宿素觀峯夢有老婦攜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
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寤而起其
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消出武清散
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
云煙中芍藥朦朧雨底梨花淺澹妝小院黃昏人定後
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藏藏之行未幾
進見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迤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為

依韻賦別日鳳皇山下玉漏聲恨今宵容易歇一曲陽關
歌未畢棲鳥啞啞催人別含怨吞聲兩行珠淚清透千重
鐵柔腸幾寸斷盡臨歧時節還憶浴罷畫眉夢回攜手
踏碎花間月謾道胸中懷昔燕冠今日捻成虛設桃葉渡頭
河冰千里合涼雲疊疊寒燈旅邸熒熒與誰問說又明年
鴻寄模魚兒一闌絕句七首其詞曰記得紅橋少年游冶
多少雨情雲緒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斷腸處
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問情幾許情應似吳鶯吐蘭梅
千萬縷別離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深紅袖污深
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春欲去恨不得長

住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衷腸鐵石涕淚也如雨其詩
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夜
深和月到紅橋其二曰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
寞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其三曰殘燈暗影
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煙斜月過
紅橋其四曰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
燈三五夜七香車于度紅橋其五曰一襟擁恨怨魂消聞
却鳴鸞白玉簫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其六
曰傷春雨淚濕鮫綃別鴈離鴻去影遺流水落花多少恨
日斜無語立紅橋其七曰綺窓別後玉人遙濃睡曉窗酒

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先是張自鴻去
後獨坐小樓居常鬱鬱無聊及鴻詩詞至遂感念成疾不
數月而卒無何鴻歸遷往訪之道中作詩曰三千客路動
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祇恐鳳樓人待久玉鞭催馬上紅
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徬徨之際忽見床頭玉
佩玦懸一緘折之有蝶戀花一闋及七絕句其詞曰記得
紅橋西畔路卽馬來時繫在垂楊樹漠漠梨雲和夢度歸
屏翠幙留春住其詩曰床頭絡繹泣秋風一點殘燈照
叢夢言夢言都不定朝朝望斷北來鴻其二曰井落金
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輕羅露濕驚鶯冷開卷長

啖鴻其三曰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
道園陵去音信何緣寄塞鴻其四曰玉筋雙垂滿頰紅
山何處寄書筒綠窓寂寞無人到海闊天高想落鴻其五
曰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相見千回都是夢
樓頭長日妬雙鴻其六曰半簾明月影墮瞳照見鴛鴦錦
帳中夢裏玉人方下馬恨它天外一聲鴻其七曰一南一
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它日歸來也無益夜臺應少
紫書鴻鴻得詩詞悲感哀怨殆不勝情因賦物詞曰柔腸
百結淚懸河瘞王埋香可柰何明月也知留佩玦曉來長
想畫青蛾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自是忘情

原缺

廣豔異編卷之十一

印月軒主人書

妓女部

楊玉香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己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金陵
楊玉香者娼家女也年十五色藝絕群性喜讀書不與俗
人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姊曰邵三雖
乏風貌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瑤華之館因
詩曰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篆浮煙人間自有瑤華
館何必還尋弱水舡又曰珠翠行行間碧簪羅裙淺淺

春衫空傳大令歌桃葉爭似花前倚邵三明日玉香偶過
其館見之擊節歎賞援筆而續曰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
別院聽瑤笙開簾覺道春風煖滿壁淋漓白雪聲題甫畢
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景清一見魂銷堅持邵三而問三
曰吾妹也彼且簡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
乃與同至其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頤
之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
曰倚床何事歛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我是江州舊司馬
青衫染得淚痕多玉香答之曰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
斷月黃昏愁心政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明日景清

以邵三為介盛飾訪之途中詩曰洞房終日醉流霞閑却
東風一樹花問得細君心內允雙雙攜手過隣家既至一
見交驩恨相知之晚也景清詩曰高髻盤雲壓翠翹春風
並立海棠嬌銀箏象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玉香詩
曰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攜下玉京解佩江干贈交甫
畫屏涼夜共吹笙夜既闌邵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
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
卸紅妝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朵花枝壓衆芳玉香詩曰行
雨行雲侍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月
低頭出洞房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

常不染顧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冀
身以待令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
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謂鵲
鳴天一闌留別曰八字嬌娥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月
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聽囑付莫疑猜蓬壺
有路去還來稔稔一樹垂絲柳休傍它人門戶我玉香亦
以鵲鳴天答之曰卽是闌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橫秋新
詞宛轉歌繞畢又逐征鴻下翠樓開錦纜上蘭舟見卽
歡喜別卽憂妾心政似長江水晝夜隨卽到福州景清遂
訣別歸閩立息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攜書北上

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迫視之乃
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風枝南北
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
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叙時
昔景清詩曰無意尋春恰遇去一回見而一回新枕邊細
說分移後夜夜相思入夢頻工香詩曰鴈杳魚沉各一天
為君終日淚潸然孤蓬今夜煙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吟
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
及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館寂然惟邵三編素出迎泣
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強之萬

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沉疾一月之前死矣景清聞之
大駭入臨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中吟詩曰往事堪
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傷心寂是秦淮月還對深閨
燭影紅因徘徊不寐惘惘間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噓良久
亦吟曰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盡樓空從前為雨為
雲處處是襄王曉夢中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隱隱而沒
云

書僊傳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一卷書能
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辟安懿絕倫沈工翰墨自機杼

外至於羅綺窓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為書
僊筆方為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
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為之
哉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貴
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可勝計女曰豈吾偶也欲
偶者請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豔詞麗語日馳
數百女悉無意有岷江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
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再
遂接之詩曰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
香薰膩骨霞衣魯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

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它顧家人不能阻遂
以為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攜微吟小酌以盡一時之
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
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
雲遊吟畢嗚咽泣下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
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
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口共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
采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
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
僅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

山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樂樂
鶴繚繞於時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

方響女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
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為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
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耶楊妃自與我同輩也
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尋求後二年復至
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
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他
家之人何來我家為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

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
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
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耶我在上清無俗
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
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婦
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
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緣見生俄見死耶父母乃曰當
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
為念方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
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云

瑞卿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
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
名紙有掌客更眾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
來非徒然也竇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贖其可乎彬
耻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
子乎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
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
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歲
榜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

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故
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庸徒負養
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屢欲竄入鄰道但未
有所向居無何門西蜀圖網將發彬遂竄入蜀且私謂瑞
卿曰吾以干詞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
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恐它適
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
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
家財約婚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
卿所贈畫賂網吏求為駕船僕夫網吏許之既至蜀遂獻

得鯉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
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
致書於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宗族為託希範得
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馮蝶翠

洞庭葉某商於大梁卷一妓馮蝶翠者瑩其背迨凍餒為
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曬麥馮下驢走小
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
涕曰君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來
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為

計業戀戀不捨隨罄其金仍瀟於磨家歲餘邂逅如初
謂此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倘更
必縊死以絕君念業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揭利倍又販
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
馬鄙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妓之行能
無愧乎

王翹兒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倡家冒其姓為馬
假母呼之曰翹兒携之來江南教之吳歛即善吳歛教之
彈胡琵琶即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

度曲婉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
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也然翹兒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入
腹費齋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昏昏不開明或竟夕虛
寢而罷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窮而數營
罵翹兒翹兒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
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海上多文儒貴
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為絕世無雙爭
寵惜之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
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倭人寇江
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相鄉已而轉掠相鄉城陷翹

被虜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徐海者故越人號明山
尚者是也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為
試之吳歛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尊為夫人
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為王夫人翹兒既已用事凡海一切
計畫惟翹兒意指使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真
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
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
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
人者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老人亦私覩所謂王夫
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白賊未可圖也第

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
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
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
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
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佯稱逆降比迫海寨海信翹
兒言不為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翹
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饗諸叅佐令翹
兒歌而適行酒諸叅佐皆起為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
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亂明日督府頗悔德
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永順

翹兒既從承順酋長去之錢塘舟中輒悒悒不自得
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
目生乎夜半投江死外史氏曰余過海上海上之縉紳先
生多能道翹兒死事蓋得之華老人口云昔李陵陷虜欲
乘匈奴之間為漢內應迄無成立潰其家聲悲夫翹兒以
一賤倡能需於順逆身陷不測竟滅賊以報國誠偉烈矣
太史公曰禍之生由愛姬殖則海之謂也而翹之卒死以
殉海其或可附於墜樓之義也乎

王幼玉記

王氏名真姬字幼玉小字幼玉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衡

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為名倡而其顏色歌舞角於倫輩之上群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不出於弟兄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襄公西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西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就是也郡侯張郎中紀乃命幼玉出拜公西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吾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因命左右取錢為詩贈幼玉曰真宰無私心萬物逞殊形嗟爾蘭蕙質遠離幽谷清風雲暗助秀雨露濡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諶芳馨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豔愁寂含花未吐人或詢之則

此道非吾志也。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果豪傑之士。幼玉一見曰：茲我夫也。富亦有意室之。然富方倦遊，允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詭富以語曰：子若復為鸞時，事吾不捨子，即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江上，幼玉泣曰：過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為今日之恨相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壙。復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離而復合者，其眾雖言愛勤勤，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自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

命併為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侍病既愈言為
長歌贈之云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瓦戶牖紅暉起其間宴
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
衡陽市嬌婉飛下九天來長在倡家偶然耳天姿材色擬
絕倫壓倒花街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
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笋脫向青煙裏緩步蓮花窄窄云
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闌干桃花無顏亂紅委玉
孫送目以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童
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鎖相續皇都無
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禮

行人囑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
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鬟髻對郎
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
別時兩意空懸照清宵長嘆明月下花時灑淚東風前
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
寫恨托難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器
醉屬傭人家約幽微鎮相悞將刃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
鶴鷺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駛無船渡桃源去路隔
煙霞咫尺塵埃無負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
固願郎誓死莫改後人非有時自相遇它日得郎歸來時

攜手同上煙霞路。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王潛往別共飲。
野石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豔。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
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卜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
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
及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當作詞別。幼玉名
醉高樓。詞曰。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
畔。頭人獨立。盡船歸。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
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
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富
其曲以沽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

富乃登舟富至都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
鏡灑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多卧病富
遽開其書疾讀書尾有二句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臘燭成
灰淚始乾富大傷感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
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
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犯
幽獄後日當生交州西門張逆家復為女子彼家賣餅君
子不忘昔日之舊因有事相過幸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
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為驗
千萬珍重勿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

未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其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亦不安即平日愛我手髮眉眼它皆不可寄附我今剪頭髮縷手指甲繫箇卽來訪我時子可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也

長安李姝

李姝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四五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纔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漸長益美善歌舞能故事王意一日憚旨命車載之戚里龍舟刺史張侯別弟張頃於宴席見其人心動不能忍私願得之繼竭死无憚既而獲焉以為籠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

張筵五六日不怠姝事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
毋至調誦詩狎輒莊色斂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
固狂淫者必欲力制之乘其理長簷下直前擁致之姝大
呼啜泣走取其佩刀將自剄婢騰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
張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姝殊自若謂之曰
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姝不事初出賤流鬻身宮中
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蒙同州憐愛
許侍巾履同州性嚴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姝之面偶因
微譴暨托於君侯之側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不圖君侯
乃欲持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劍咸脅以死欺天罔人暴

此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汗君侯刀願速
斬妹頭送同州正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刀張羞愧
流汗拽之使起曰我妾敢如是而今而後何施面目復見
同州執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它日張書符見披髮
而立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怙悶不食數
日而卒

鐵氏二女

鐵氏色目人父鉉為山東布政使靖難師攻城百計終不
能下文皇入正大統禽鉉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為
樂婦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各獻

詩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寒心對落花舊曲聽
未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鬢半挽臨粧鏡兩淚空流
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次女詩曰骨
肉相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倡淚垂玉筋辭官舍步蹤
金蓮入教坊覓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未雨
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同官以詩上達 文皇曰欲
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以終老焉

蜀客妓

翁客自蜀挾一奴婦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踈
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以踏莎行云說盟說誓說

情說意動便春秋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
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
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靈犀小傳

朱小姬名葵字心陽其先姑蘇人母夢人以犀釵投其懷
感而孕乃小字犀也生四歲父客死洛間不返母又善病
值歲饑展轉乃徙之就李就李富人王姓者與其母故中
表稍周貸之已而富人又以貲入京省益甚母利人金
為俞家姬故又名俞葵時姬年十二玉膚雪理風骨媚人
喜閉戶焚香鼓琴為哀鳳之音人莫不淒絕者久之乃

武林閩鄭翰卿方僑居西湖夏日偕友人陳伯孺坐長堤
綠陰中見小艇載紅妝者知為蔡招與語悅之蔡亦慕鄭
名士遂與俱歸陳伯孺贈蔡詩云相逢剛道不魂銷抱得
雲和曲未調蓮子有心張靜婉柳枝無力董妖嬈春風綺
閣流蘇帳夜月高樓碧玉簫莫憶西陵松栢下斷腸只合
在今宵居月餘葵繾綣不捨鄭乃出犀簪為贈蔡見之曰
此吾母夢徵也或者其天乎鄭乃出重寶帶之蔡既嫁遂
屏去豔飾親作勞工女紅與鄭居吳山之麓且半載值月
妓周麗卿者以它事被逐周恐匿不出翰卿與杭守令皆
雅交乃以二絕為之從史卒得脫詩云不掃蛾眉黯自傷

誰憐多病老徐娘腰肢臃有梅花瘦刺史看時也斷腸妾
家朱樓垂柳逸閑人湖上逗春煙使君打鴨渾閑事一夜
鴛鴦飛上天及翰卿攜家入苕溪俞之假父素無顧窺鄭
逆旅乃募惡少數十人邀諸途奪姬歸閉之幽室中蔡斷
髮矢曰吾寧有死不受辱人卒不敢犯之翰卿鳴之當道
檄下二令君雜治之令曰曩君為它人居間乃有打鴨驚
鴛鴦語不意遂成奇議因捕治諸惡少寘之法而斷蔡歸
鄭送斷詞云俞氏良婦也菴藉期年願得好逑而借老
卿才士也傾貲三斛將攜淑女以于歸何期梟獍之棄
我致鳳鸞之失偶相如滌器臨邛令甚耻之襄王行雲

峽夢不虛也。凌霄琰氣，幸逢合浦之珠，向日葵心，堪並
學之。柳鶯鶯諧波面之歡行，看比翼鬼域潛水中之影，敢
復含沙，任將一片雲帆，搗作八閩春色。蘇長公原自風流，
祇借數言為三尺韓夫子，豈長貧賤用照雙壁，以百年今
且十年。兩朱氏生三子，皆韶秀徐曲公寄之詩云：秋葉何
酒倩作媒，畫堂紅拂肯憐才。榮陽公子遺鞭過，湘浦佳人
解珮未繡戶，星稠盃合，玉閨春蚤鏡安臺。祇緣十斛明
珠換掌上，於今有蚌胎。蓼庵高太史曰：朱小姬義不辱卒
歸鄭生，身名俱完，即烈丈夫矣。讓馬令君翻：有斐哉，其
文之辭也。

義倡傳

楊王山松之商人也性愛小妓其丹帕積至數十以為帳
號百喜帳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
戶曰能妻我者當與之諧楊以稅事入京聞而懇求之捐
數十金乃成婚踰月欲隨之還家曰如同誓之矣今不歸
君為妾復何歸乎楊妻妬不敢許約以半載為期及去妓
守志不渝父母無如之何數寄聲楊所楊感其誠歲四五
至七必留旬月所贈遺以千萬計徃來如家焉父之貴則
剗削既二十年田產為一空男女未婚薪水且不給而日
受妻子怨言怏怏悔歎兩目皆為失明妓怪其父不來歸

使諗焉有矣乃扁舟下江直造楊氏之廬登堂拜主母養
楊首大慟曰主君貧困職我之由奴當為君婚嫁君幸死
若悉出前所贈珠璣器具以為資裝嫁其二女又出儀物
筵設之費為二子納室留侍湯藥者一年楊鬱心志以
死妓又脫簪珥殯之守其柩不去妻亦哀憫其志語之曰
姊院中衣食自豐何為因此與我同辛苦妓謝曰奴非碌
碌市門女也少有不汙之誓與主君交徃廿載名雖風塵
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且主君為我而死忍背盟山復
淪入苦海為願從主母側枕庖福之勞歿且不悔聞者莫
不嘆異之既免喪其父母強之不歸訟諸禮曹移牒逮之

甚急妓不得已乃泣別其靈而去後卒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云

啞倡誌

啞倡者錢塘倡家女也生無啼聲三閱歲不能言至十歲終不言笑則訝喙露斷怒則噬噬云父母決其啞無疑因呼為木哥且喏曰子門籍倡倡以音為伎今以啞若是何持乎欲棄之其父曰女雖啞於口弗啞於耳目手足也年及笄天質秀麗中益進言穎工鍼繡既教以琵琶箏篪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貴富家諱所病而求其長輒與富名伎並進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錢塘

啞倡名求見郎大喜倍九價聘之左右曰倡以聲取悅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非若所知也婦類以長言敗久之家內讒寢而後家可長于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京師賈侍姬百十人聞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啞倡寵專門賈一飲食非啞倡不甘且私賀曰吾今而後知婦言之不入吾耳啞倡亦心自言曰不聾啞不家鄉侈然自隆重宴饗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思又成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賈元婦既缺諸姬遂迎主意推啞倡為繼曰數年為賈誕子者三長曰傳嘿次曰傳訥傳忍後傳嘿以陰重不洩得出入禁

中且得美官號族至今推為婦師云

薛姬傳

姬薛氏小名鍼兒家世淮陰從母僑籍廣陵母故倡也中
年束身其甲名家子娘姬甲歿母出生姬孱甚乳食後僅
僅縷氣存耳少長織妍瑩曰猶弱不勝衣而頗求識字母
噴若豈堪攬賢豪母亦側身士人室耳通譽名已噪甚豪
者奪而主之母論非姬志且非母志顧無如豪者何也破
瓜後愈亦清嫻傾二玉立雙眸如水澄秋而時一溜何必
傾城蓋已傾動大江南北矣然姬性恬寂憚于豪舉豪者
至輒避身匿而稍二親文弱士嘗曰兒豈浮慕文人固亦

性所便耳。顧廣陵銅岡豪窟，錮一孱女子，何難諸姬欲之，不能而姬畏甚，恐終為所錮也。乃于閱歷中得一郝生，亦豪家兒而孑然文弱士，殊非統綺中人。姬久傳生而生尚未士，適乃姬則已。偵生內子賢，內子亦微聞姬媿，姬後往來生家，寢以女君事內子，而內子不覺以副畜姬矣。尋入室而諸豪霍，如塊網師，姬愈亦脩然而獨勤操作，執婢子事。生夫婦共憐而重之內子，時史生暱姬，每自閑無敢當夕生，故善病，姬雖不敢避湯藥，然必從內子以莊見及生病革意中，不能無絳，姬確儀生意，遂內央策私浴，紉身開戶自閤，上死蓋先生，歸巾三日也。異哉！毋論廣

陵蓋海內相傳為奇即云

第一卷終